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全華叢書

退補金剛經

重刻詩集傳名物鈔序

吾郡理學之傳莫盛於宋迨元延祐中  
許文懿公以講學名一時而薪傳賴以  
不墜世所稱白雲先生是也是書多采  
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未嘗株  
守一家故名之曰鈔謹案

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受業於王  
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  
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  
根據足補集傳之闕遺至卷末譜  
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  
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之

義也今從通志堂經解所刻本校付梓人仍舊釐為八卷先生雖王文憲弟子而於文憲所刪國風三十二篇獨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視彼硜硜然別戶分門而罔知博取於人以為善者其相去奚啻天淵耶此外

有讀書叢說六卷又讀四書叢說四卷  
俟覓有善本仍當次第開雕俾世之  
窮經者知所參考焉同治八年秋九  
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旣爲之序其  
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  
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廁子名于其閒子曷有  
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尙矣當周盛時在下則  
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  
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  
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  
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

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

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  
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  
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  
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  
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  
四傳有衍無閒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  
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  
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  
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

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  
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  
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  
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鸞柔先  
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  
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  
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  
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  
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

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啓其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王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

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  
考焉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六月戊子朔友生  
吳師道序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一

元許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綱領○大序孔穎達疏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

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和胡

卧反

後凡孔穎達疏雖引他書但云疏若今自引他經而下連疏字則他書之疏也餘所

引書皆放孔疏例

○疏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

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

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

言政也○傳疏山於反數色角反

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爲歌聲  
安舒而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  
究其原則以爲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  
其上之煩苛怒其上之暴虐故發爲歌聲怨  
恨而忿怒聽其音之怨怒則知其世之亂矣  
求其本則以爲政之乖繆於常道故也亡國  
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愁苦故發爲歌聲悲哀  
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  
推其因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

存將必亡者也

疏莫近於詩言詩最近之餘事莫先之也公羊傳莫近於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傳艾音刈○朱子語錄問謂周公爲先王恐讀者有疑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語錄風雅頌是詩人之格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之類風雅頌名旣不同其聲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詩